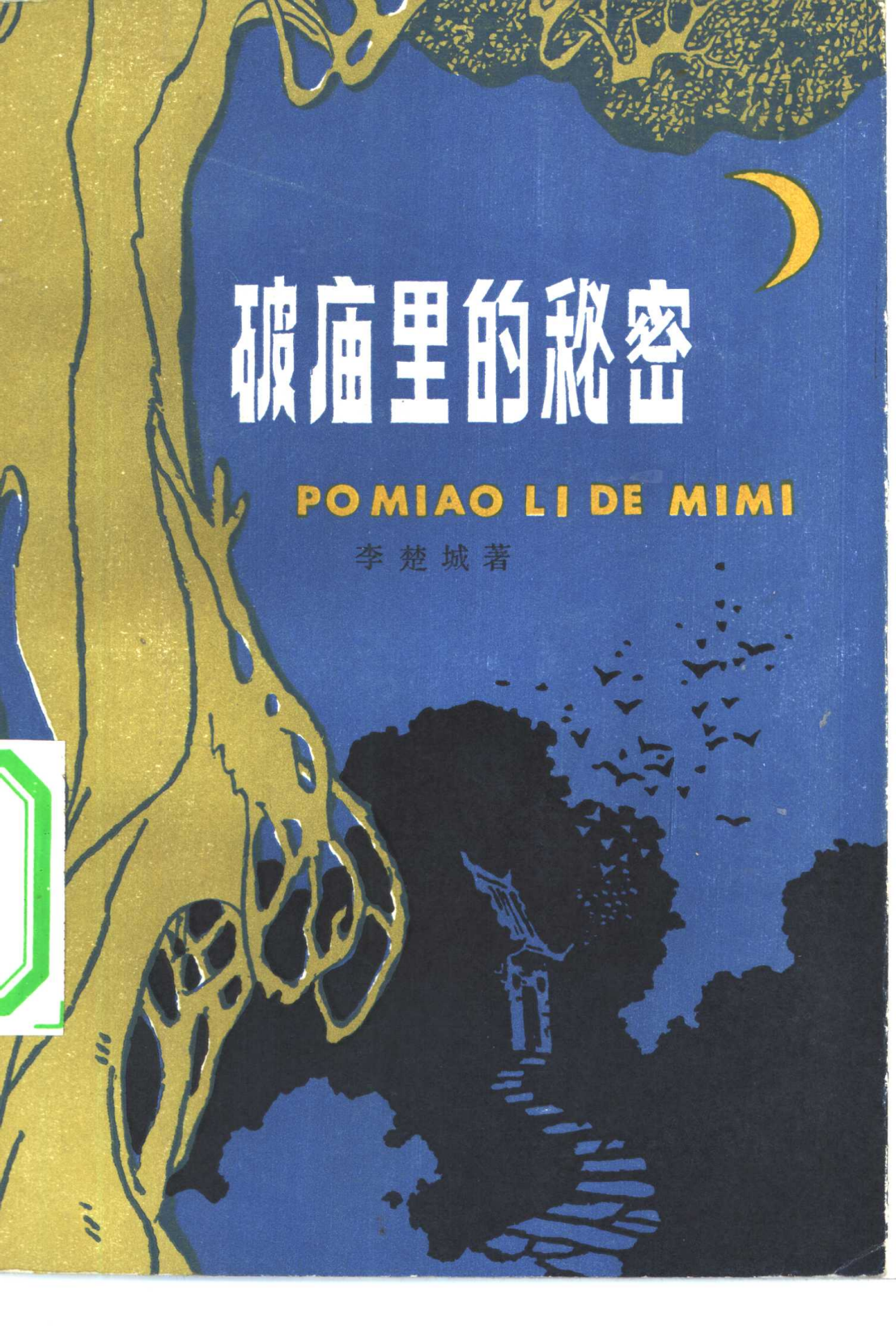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large, gnarled tree trunk in a golden-yellow color extends vertically.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representing a night sky, with a thin, yellow crescent moon in the upper right. In the lower right, dark silhouettes of trees and a small,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are visible. A path of light leads towards the building. Numerous small, dark bird silhouett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ky. The title '破庙里的秘密'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bold characters in the center.

破庙里的秘密

PO MIAO LI DE MIMI

李楚城 著

破庙里的秘密

李 楚 城 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家李楚城同志以解放战争为背景所写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通过七个对敌斗争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少年热爱人民军队，憎恨敌人，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

破庙里的秘密

李楚城 著

刘克敏 插图

蒋云仲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98 000

195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4年3月第2版第6次印刷

印数：267,001—299,000

统一书号：K10024·4157 定价：0.58元

破庙里的秘密

目 次

小电话员 (1)

军事地图 (13)

战士和孤儿 (29)

后备军..... (42)

胜利者..... (57)

紧急任务 (73)

破庙里的秘密 (99)

后记 (168)

小电话员

电话员小黄，从装有军用电话总机的草房里走出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立刻从通往前线各地去的一大把电话线中，找到了一根橙黄色的。

“张排长，只有一根黄线吗？”

“只有一根，”屋子里的声音。随着声音走出来一个人，“呶，它是通到二连观察所①去的，你跟着它走，保险不会出错儿。”

“好的，我现在就去。”

“不过要当心些，别摸到敌人那儿去啊！”张排长笑着说。

“如果那样，我就带几个俘虏回来。”

两个人都同时笑起来了。小黄挥了一下手，迈着大步，

① 观察所是炮兵部队的一种组织。它设在最前线，用炮队镜侦察敌人的行动。在射击的时候，观察员能校正大炮射击的偏差，精确计算射击目标的距离，用电话报告给炮兵指挥员。它是炮兵的眼睛。

跟着这根黄线向前线走去了。

在这广漠的淮海平原上，积雪还没有融化，天冷得要命，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小黄紧紧地裹着棉大氅，很快地向前走着。他只有十五岁，在炮手们面前，还是一个孩子呢。炮手们很喜欢他，亲昵地叫他“小娃儿”，或者“小鬼”。虽然他是有姓有名的——他叫黄文华，但是人家都把它忘了。

再向前二三里路，就是淮海战场。但是现在听不到炮声，也听不到枪声，只有“大傻瓜”①在上空发出嗡嗡嗡的单调的声音。象催眠曲，吵得人头昏脑胀。

“唱个歌儿吧！”他想，因为一个人走路实在有些冷清清的。于是他拉开嗓子唱起来：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随着进行曲的节奏，他挺起胸膛，雄赳赳地开步走。雪被他沉重的步子压得吱吱吱地响。

① “大傻瓜”是指敌人的运输机，因为它又大又慢。

唱完一支歌又来一支，唱着唱着，前面一条交通壕挡住了去路。他停下脚步，嘴里还在哼着，忽然不响了。因为他只顾唱歌，早把那根黄色电话线忘了。现在它在哪儿呢？他应该怎样走呢？

“真捣蛋，他妈的！”

他搔搔脑袋，无可奈何地沿着原路向回走。走了好远，才在一个交叉路口找着了它。然后，他两眼紧紧地盯着这根电线，迈着大步，向前走去。

电话线通到一个被炮火摧毁了的小村子背后去了。这个村子，现在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大树被剥剩二尺多高的干子。在一个土墙旁边，电线转了一个弯，通到战壕里去了，小黄也跟着跳进战壕。

这里已经是前线，再过去二百多米，就是敌人的战壕，敌人的地堡。

小黄沿着战壕向前走了不远，发现有两个人站在一个三脚架的旁边。架子上装了一个圆筒，伸到战壕上面去了，他知道这就是炮兵用的炮队镜。他在这儿停下了。

“小鬼，你找谁，啊？”炮队镜旁边的人问他。

“找二连观察所。”

“榴炮二连？”

“是的！”

“哦，就是这儿。”

小黄行了个礼，并掏出了介绍信，交给他。

“好的，我刚才已经接到电话了，这里正需要人呢！”观察员看完信，就把他领到防空洞里去了。

防空洞很宽大，角落上有一张小木桌，桌上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机，旁边坐着一个疲惫不堪的电话员。

“张子成，你去休息一会儿吧，通讯连派了一位小同志来接班了。”他说完，又回到炮队镜旁边去了。

“一个小娃娃，能行吧？”张子成睁开了通红的眼睛打了一个呵欠，用不信任的眼光瞧了他一下。这种不客气的态度，使小黄很不高兴。

“你当了多长时间电话员呀？”小黄反问他。

“一年多些。”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哦，资格并不比我老嘛。我已经干了两年啦！”

“真的吗，不吹牛？”

“吹牛？吹牛是这个！”他伸出了一只小拇指说，“革命军人还有说谎的吗？”

“好吧，那你就干吧，你知道我已经两天两夜没闭上眼睛了。”他的声调很缓和，说完就离开小桌，在铺有麦草的地上躺下。身子刚靠着地，就呼噜呼噜地打鼾了。

太阳落山了，西方的上空出现了粉红色的美丽的云彩。在炮队镜前面，观察员陈国良和张登科正在紧紧地监视着敌人。就在眼前这片方圆几十里路的平原上，几十万蒋匪军被我们紧紧地包围着。十天来，匪军们已经发动了几十次冲锋，梦想突出重围，但是每次都被打得焦头烂额。现

在，只要敌人一有动静，观察员们就会立刻报告指挥员，用猛烈的炮火来打击他们。

“老张！过来看看。”陈国良小声地招呼张登科。

张登科很快地把眼睛凑到镜头上，陈国良说：

“喏，在十字线①右上方，魏老窑②东北，敌人好象在运动。”

“嗯，是呀！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啦！”

“登——登——登！”

张登科的话刚说完，魏老窑的背后就传来了几声低沉的声音。立刻头顶上就发出了尖锐的撕裂声：

“斯——呼——呼——斯——”

紧接着在观察所后面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发出了巨大的炮弹爆炸声音。

整个战场醒来了。

“陈观察员，电话，二〇一③的电话！”小黄在防空洞里喊。陈国良接过电话：

“喂，二〇一吗？我是陈国良。”

“前面有情况吗？”电话里的声音。

这时敌人的大炮不停地向我军阵地发射，防空洞上面

① 炮队镜上刻有十字线，线上有刻度，用以计算距离。

② 魏老窑是淮海战役中一个敌人的据点，在战场南方。

③ 战争时，为了保守秘密，通常不称呼指挥员的姓名和职位，而以号码代之。二〇一是指挥员的代号。

的泥土不住地被震落下来。

“在魏老窑方向发现敌人在运动，我们正在找敌人的炮位。”

“对！注意敌人的炮位，发现了立刻报告，让我们摧毁它！”

“是，马上。”

他放下电话，飞快地回到炮队镜前面，聚精会神地观察敌人发炮的方向。天慢慢暗下来了，敌人的炮火打得更猛烈。

“发现了，老陈，过来看！”张登科兴奋地说。

真的，在炮队镜中可以看到魏老窑的东北角上，有一阵阵红色的火焰在闪光，随着就是炮弹出口的声音。一下，两下，接着四下，五下。这就是敌人的炮兵阵地！

陈国良一下子跳到防空洞里。

“小鬼，接二〇一，快！”

小黄摇了一下机子，把话筒交给了他。

“二〇一吗？喂，魏老窑东北角……喂，发现敌炮群，听见吗？喂喂！大声点儿？”

炮声震耳，讲话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他用手指揪住左耳，对着传话筒大声地说：

“炮目方位角……五密位①，喂！听到吗，啊？喂！喂！”

听筒里没有声音。

① 这是炮兵数学上的一种名词。

“重接一下，快！”

小黄接过听筒，使劲地摇把手，摇摇听听，听听又摇摇。
他用孩子的尖声大喊：

“喂！喂……”

听筒里仍然静悄悄的。这时张子成起来了，他也摇了两下，然后无可奈何地说：

“线被打断啦！”

陈国良揩揩脸上的汗珠，事情非常严重。

“张同志，你管机子，我去接线，”小黄说。

“你？”

小黄不等答话，就冲出了防空洞，飞快地沿着刚才走过的路向回走。

天完全黑下来了，敌人的大炮不停地射击，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过去，然后在他的前面，左面，右面落下来，爆炸了。敌人的机枪也响了。曳光子弹^①象火箭一样在夜空中飞舞，交织成一片红色的火网。

小黄弯着腰，抓住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走。

“呼——斯——呼——”

炮弹的声音很近很低，他马上伏到地上，立刻火光一闪，炮弹在十多米的前面爆炸了。冻硬了的泥土和雪块，被炮弹炸起来，打在他的身上和脸上，非常疼痛。炮弹炸过

① 这是一种能发光的子弹，黑夜里在空中能发出红色的光。

了，他又爬起来，抓住电线向前走，刺鼻的火药味和烟，直冲过来，使他感到窒息和恶心。

炮弹爆炸的火光不住地在雪地上闪动，照亮了整个田野。

五分钟过去了，敌人的大炮还在猖狂地发射。

“他妈的，等一下瞧吧！”

小黄很生气，敌人的炮火这样猛烈，在淮海战场上还是第一次呢。平时，只要我们的大炮一响，它就会鸦雀无声。但是现在我们的大炮不响了，因为电话线断了，使炮兵和观察所失去了联络。他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发急呀，炮兵指挥员，炮手们，步兵战士们，当然，还有陈观察员他们。

不过电话线一接通，情形就不同了，那就该敌人来挨我们的炮火了。小黄这样一想，立刻感到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最重要的工作，就象司令员在指挥作战时的工作一样重要。他感到现在战场上的人都在看着他，并且说：小黄，快呀！快点把电线接通，让我们的大炮怒吼吧！

小黄很兴奋，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也能担负这样重要的工作。他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跑，当敌人的炮弹呼啸过来时，他就伏在地上，炮弹一爆炸，就爬起来跑。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他爬起来伏下去，伏下去又爬起来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是断头仍旧没有找到。

这时，一阵尖锐的炮弹呼啸声又过来了。小黄还没有来得及伏下去，火光就在眼前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

“光——光——光!”

小黄身子震动了一下，倒下去了，觉得头昏沉沉的。他睁开眼睛，看见天上星星在闪动。随着远处“达达达”的机枪声，一长串曳光子弹拖着长长的红色火线从头上掠过去了。

“我还活着吗，嗯?”小黄自言自语。

他想举起左手，怎么也举不动。他放开电话线，又举起右手，摸摸自己头顶，觉得头上又黏又滑；再摸摸左手，棉大氅的袖子被撕破了，棉花上也是湿的!

小黄负伤了，但是一想起电话线，他又向前爬了。

“一分钟也不能停留，我得走!”

他推掉了压在腰上的泥块，右手拉着电线，向前爬——现在他只能爬行了。

“光——光——光!”

“斯——斯!”

炮弹不断地在他近旁爆炸，炮弹的碎片在头顶上飞舞，他并没有停下来。他懂得，在这种情况下，伏在地上不动和向前爬行是同样危险的。

小黄一尺又一尺地爬着。他觉得身子发麻，口干，就把头贴在冰冻的雪地上，然后用尽仅有的力气，爬!他爬得很慢，因为他的左手打伤了。他咬紧牙齿，忍住疼痛，向前爬。一颗颗汗珠从额上钻出来，立刻又被冷风吹干了。

一会儿，一堆黑色的泥土挡住了去路，他用手摸索了一

下，知道这是炮弹坑，又轻轻地用手拉一拉电话线，已经摸着了线头。

“就是这儿！”小黄喘息了一下。

现在要找到另一根线头。他把这根线头咬在嘴里，绕过炮弹坑，再向前爬，一面爬，一面用右手在雪地上摸索。他爬遍了炮弹坑周围几米的土地，但是另一根线头还找不到。他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躺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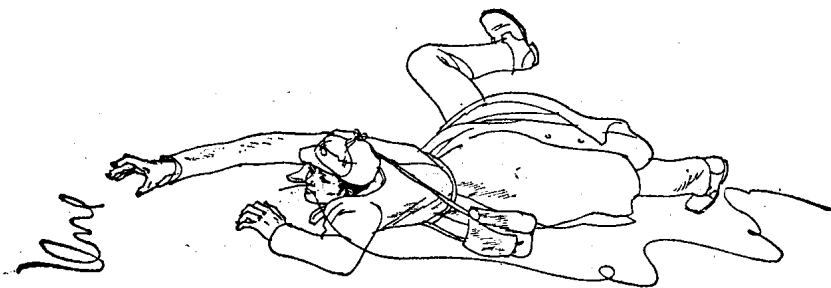
“呼——呼——”

又有炮弹飞过来了，他立刻注意看。

“光——光——光！”

炮弹在近旁爆炸了，他借着炮弹的火光，发现右前方的雪地上，有一根电线头在那儿蜷曲着。他马上就向那儿爬去。就是这短短的几尺远的地方，他是爬得多么吃力啊！

现在，他把另一根线头也咬在嘴里，把两根断头并在一起。他刚用手去碰它一下，手指上立刻感到一下轻微的打击，这是电流通了！



他无力地躺在雪地上，头昏沉沉的，身子冻得麻木了。他再没有力量爬回去了，一步也爬不动了。只有他的牙齿仍然紧紧地咬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牙齿是不会松下来的。

现在他想：陈观察员一定在和“二〇一”通话了，他会把敌人炮兵的位置，精确地向“二〇一”报告。然后，“二〇一”就命令炮手们，向着他指定的目标，发炮！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真的，这时在远远的南方，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登——登登登——登——”

立刻头顶上就发出巨大的呼啸声，

“呼——斯——呼——”

“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火炮啊！”

他兴奋地睁大着眼睛，注视着这铅灰色的夜空，想要看到现在向敌人阵地上飞驰过去的炮弹，虽然他明知道这是不能够看到的。天空中除了几颗明亮的星星外，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只听见我们的大炮发射的声音，炮弹掠空而过时的呼啸声，和落在敌人阵地上爆炸的声音，这是多么好听的声音啊！

大炮将无数的钢铁倾泻到敌人阵地上去，象千百个大铁锤一样，把大地锤得震动起来。小黄侧过负伤的头，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冰冻的雪地上，这样，声音可以听得更清楚。

可是他慢慢地慢慢地昏迷过去了……

小黄不知道自己在这儿躺了多久，伤口上难以忍受的疼痛把他从昏迷状态中弄醒了。现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没有炮声和枪声，只有敌人的夜航机，在空中嗡嗡地哀号着。

“怎的，炮不打啦！电线又断了吗？”他想。

但是两根线头仍在嘴里紧紧地咬着。这时在黑暗中出现了几个人影，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这是几个抬担架的人。

“电话线，同志，电——话——线！”他用麻木了的右手捏住线头，低声喊道。

“在这儿呢！小黄。”

他们把他抱到担架上，小黄还含糊地说：

“线……接通啦！开炮……呀！开……炮！”他又昏迷过去了。

“安静些，小黄，敌人给打垮啦！”抬担架的人安慰他。

他们加快速度，向前方野战医院走去。

一九五三年九月

军事地图

船夫阿强伯和他的侄儿小保，躺在屋角里的一堆麦草上。风从土墙的裂缝中穿进来，微弱的豆油灯光，被吹得一摇一曳的，这间破小的茅屋里，显得更加昏暗了。

夜深了，街上静静的，只有江浪冲击着江岸，发出有节拍的轰鸣。

“小保，现在动手吧！”阿强伯把嘴唇凑到小保耳朵旁边，轻轻地说。

小保翻了个身，转到里面，小心地从墙脚下抽出了一块活动的土砖，那儿就出现了一个小洞。

“慢些！”阿强伯突然紧张地说，同时用手指在小保背上触了一下。小保立刻把土砖塞在墙洞上，然后，两个人直挺挺地躺在麦草上，轻声地打着鼾。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同时还发出金属物互相撞击的声音。这是匪军巡夜的哨兵。他慢慢地踱过去，沉重的靴子把街上的碎石子踩得咯吱咯吱响。他轻声地哼着小调：